

E2.1 3

蘇聯紅軍歌舞團

夏立民譯

蘇

上海萬葉書店行印

蘇聯紅軍歌舞團

夏立民譯

上海萬葉書店印行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初版·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再版

蘇 聯 紅 軍 歌 舞 團

譯述者 夏立民 發行者 錢君匋

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南昌路四三弄七六號 電話八四九七九

電報掛號 三〇〇五〇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	
书号	E2.1.3/6 C C C 23
总把 登号	21043

目 次

一	歌舞團的歷史	4
二	歌舞團的人物	19
三	歌舞團的節目	27
四	歌舞團的創作	32
五	聽衆與報紙的評論	37
六	後記	44

藝術屬於人民，它最深的根源應該滲入到勞動人民大眾中去，它必須被人民所了解與愛好。

——列寧——

在遠東，紅軍們在山坡上坐成一個大的半圓形，他們在準備戰鬥。滿洲的邊境不過投石之遠。戰士們戴著鋼盔，手拿著來福槍。在沿著山邊的戰壕裏，可以看到有些紅軍戰士站在瞄準著邊境的機關槍後面。

戰士們凝神地傾聽著，他們的臉上不時地現出笑容來。

歌曲最後的和弦在空中消失，它的回聲在鄰近的羣山中反響著。山腳下另有一羣紅軍戰士，站成一個半圓形，但是他們沒有拿來福槍和機關槍，他們的武器是高音號，手風琴和多姆拉 (domras)。^{*}

那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哈桑湖 (Lake Hassan) 地區張鼓峯

^{*}多姆拉是韃靼人所奏的木琴，細而長，有三根單弦，用指撥彈。依音的高低，有大小多種。



一九三八年紅軍歌舞團在台、秦、湘地區表演

之戰時，蘇聯紅軍歌舞團(Red Army Song and Dance Ensemble of the U.S.S.R.)在前線開音樂會。

歌聲和音樂越過了邊境。對方的敵人連歌詞都聽到：“我們以前曾擊敗過他們，我們將再一次地戰勝”，同時也聽到紅軍戰士們如雷的掌聲和熱烈的歡呼，表示他們讚賞那遠自莫斯科來的紅軍歌舞團的同志為保衛祖國的遠東邊疆的勇敢戰士所表演的歌舞。

“人民歌聲的領導者”、“紅軍歌舞大隊”——蘇聯人民這樣親熱地稱呼著那將其藝術、歌曲和舞蹈帶給紅軍戰士的紅軍歌舞團。

歌舞團的歷史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土地廣闊的國家，人口在一萬萬七千萬以上——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他們過著豐滿而富於創造的生活。

蘇聯有一首著名的歌曲的歌詞這樣說：

蘇維埃國家如此遼闊廣大，
從海洋到海洋綿亙著田野和森林，
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國家，
人們可以如此驕傲自由地行走。

蘇聯的邊境達數千哩之長，為紅軍所防衛著。蘇維埃國土的神聖的哨兵保衛著祖國的和平生活與和平勞動。

在蘇聯的憲法上這樣寫道：“保衛祖國是每一個蘇聯公民神聖的天職”。

在紅軍裏服軍役對於蘇聯公民來說，是一件光榮的義務，蘇聯人民熱愛並撫育著他們的軍隊。

紅軍的生活表現在多種多樣不同的活動上。當然，戰士和指揮員的第一件事情是精通他們的軍事技術，有一首流行的紅軍歌曲的歌詞這樣說：

假如明天戰爭，
假如明天我們開赴前方，
那麼今天讓我們準備好戰鬥！——

紅軍戰士在空閒的時候從事於學習、運動、打獵和業餘的藝術活動。他們有自己辦理的俱樂部、劇院和紅軍之家；後者是紅軍的文化與社會生活的中心，在那裏紅軍戰士得到種種的便利來發展自己的文化。

蘇聯有二百六十七個紅軍之家，和數千個軍人圖書館及俱樂部。紅軍圖書館藏書在二千五百萬冊以上，紅軍戰士和指揮員定閱了一百七十二萬五千份日報和四十七萬一千五百份雜誌。

紅軍之家和俱樂部是業餘藝術活動的中心，業餘藝術活動在紅軍的各部門廣泛地開展著。

每一個紅軍部隊都有它自己的歌者，舞蹈者和業餘藝術的組織者。行軍的時候，休息的時候，或者晚上宿營的時候，他們為同志們表演，活潑地、喜悅地、愉快地鼓舞著他們。閒暇的時候，戰士和指揮員（後者只是在執行職務時纔作為戰士的上級）組成一個快樂的家庭，以平等的條件參加歌隊、樂隊和戲劇隊；這種集團的領導者往往是行伍裏有天分的戰士，指揮員要是參加到裏面，也要服從他。雖然在執行軍職的時候，他可能是他的上級。

在紅軍中，業餘藝術活動是以各種方式鼓勵起來的。唱歌是紅軍最流行的藝術活動形式，紅軍戰士喜歡唱歌，戰歌常常成為他們的伴侶。內戰的時候，紅軍戰士常常唱著歌上戰場。

紅軍歌舞團成立於一九二八年，A·阿歷山大羅夫(Professor A. Alexanarov) 教授是指導者與指揮，最初只有十二位歌者和舞蹈者。

歌舞團很快地在羣衆中同時也在嚴格的音樂評論家和職業音樂家中贏得廣泛的聲譽。

當它的聲譽在傳播的時候，歌舞團也變成了一個龐大的組織。

歌舞團一開始就經常到紅軍宿營地、兵營、邊境前哨和海軍部隊裏去，歌舞團帶來的新歌曲和舞蹈很快地在紅軍戰士、哨兵和海軍戰士之間流行起來。

* * *

中東路的衝突是一九二九年秋天頂引人注目的事件。最初的攻擊是落在蘇聯遼遠的遠東邊境上，機關槍開火了，大礮的可怕的轟擊在山裏隆隆地作響。紅軍的先鋒隊歌手便趕到遠東，那兒他們的同志正在防禦著祖國的邊疆。

歌舞團在非常接近交戰地區的前哨陣地開音樂會，常常在歌舞團的戰歌的餘音尚未消失之前，就發出命令：

“集合！”

紅軍戰士和指揮員立刻排成進軍的隊形。

“向前，進！”

先前的觀衆將立時投入戰鬥，打呀打的把橫蠻的敵人打敗。

下面是歌舞團團長日記裏開始的短短的一段記載：

累斯雅斯特小站(Station Razyezd)86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們在成吉思汗堡(Genghiz Khan Rampart)，一道拱門劃分著國界，眼看到國境那邊的滿洲里。今天歌舞團為駐在極靠邊境的戰士唱歌。“對方”不斷地在開火。演出非常熱烈地進行……遠東過去的戰爭的故事，游擊隊的英雄氣概的故事，就像現在發生的事情似的。

演出之後，我們立刻開到鄰近師團所駐紮的區域去。

我們是坐了兩輛裝著機關槍的貨車去的。

路是沿著國境的邊界的，在阿巴該圖谷(Abagaitui Ravine)我們遇到了狙擊。

“鎮靜地領受戰爭的洗禮。越來越是熱烈。我們開始感到自己已經是紅軍的一個戰鬥單位……”

歌舞團就這樣地在前線敵人的砲火下旅行。

* * *

在前哨陣地的附近搭起了一座臨時的舞臺，觀眾像行軍似地排列起來，他們坐在石頭或者木頭上，遠處可以聽到大砲隆隆的聲音。

砲彈越來越近地爆炸著，但是音樂會卻開得熱鬧之至，歌舞團在唱一首很流行的遠東游擊隊之歌：

他們擊敗了主將，

不讓敵軍留在

太平洋的海岸上——

在那裏他們結束了戰鬥。——

一小時後，戰士們唱著同樣的歌曲出發到火線上去。

騎兵團的指揮員請歌舞團去給駐紮在邊疆上，離火車站約十五哩的一個騎兵隊唱歌。

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騎兵隊的馬匹，可正好歌舞團的團員幾乎全部都是從行伍中來的，當“全體上馬”的命令一下，他們就騎上馬，排成縱隊，唱著歌出發，聲音在羣山中發出回響。

* * *

一九三二年歌舞團又回到遠東來。

第三次到遠東來是在一九三八年，那時歌者和舞蹈者已有二百人之多了。他們不但在部隊裏演出，而且還在新建設的地方，和蘇聯遠東區廣大土地上的一些最重要的城市裏演出；他們到過伯力、海參威、科姆索摩斯克（Komsomolsk）——青年城——和遼遠的庫頁島。

歌舞團在遠東住了五個月，在各部隊、前線哨所和城市裏開了四百多次的音樂會。

經過了五個月喫力的旅行之後，歌舞團準備在八月回到莫斯科去。但是正在這個時候，張鼓峯和哈桑湖地區發生了嚴重的事件，妄自尊大的日本武士仿效著他們的德國夥伴，以為侵略蘇聯不會有甚麼困難，便越過了蘇聯的國境；但是他們誤解了蘇聯的和平政策，顯然地他們忘記了——蘇聯擁護和平，保衛和平的

事業，它的領袖約瑟夫·斯大林曾經宣布過：“我們對任何人都不能放棄我們的一吋領土”。

歌舞團一知道哈桑湖的事件，就一致地決定向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和紅軍政治部主任美赫利斯（A. Z. Mekhlis）請求到出事的地方去。

請求被批准後，歌舞團出發到張鼓峯地區去。

那時候東海濱省正受颶風的襲擊，雨不停地下著。路上大水泛濫，這次遠行遇到了嚴重的困難；但是勇敢的歌舞團團員繼續他們的旅程，一心一意就想儘快加入戰鬥。

到達目的地後，歌舞團按照指揮員的命令編入師團戰鬥員的名冊內。所有歌舞團團員都準備放下他們的樂器，拿起武器和同志們並肩保衛祖國。

他們到了哈桑湖。湖是平靜的，湖水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著天空。一陣微風吹過葦叢颯颯作響，張鼓峯險峻的斜坡在地平線上清楚地畫出了輪廓。

歌舞團團員坐著橡皮船到張鼓峯的山腳下，他們受到那新近參加戰鬥的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的熱烈歡迎。

彈藥箱變成了臨時的座位，還搭起一座臨時舞臺，用三合板鋪在舞蹈者的腳下，使踢躑舞的聲音可以聽得更清楚一些。樂師們坐在乾草網上。

紅軍戰士們坐在山坡上，全副武裝，準備應付任何緊急情況。

山上有礮彈的陷坑——這是新近戰鬥的痕跡，近旁有鐵絲障礙物綿亙到遠處。

紅旗驕傲地在山頂上飄揚著。這旗幟是摩什利亞克中尉 (Lieutenant Moshlyak) 和在他指揮之下的紅軍戰士經過激烈的交戰後，插到那裏的。

參加這次戰鬥的戰士們告訴紅軍歌舞團的團員，當紅旗插到山頂上的時候，日本人大為發怒。他們試著登山，但是蘇聯戰鬥員的槍彈射擊得目標準確，將他們猛攻回去了；日本軍官曾試用野蠻的“萬歲”的呼聲來鼓舞他們的士兵，但是自從日本人被我們從山上趕走以後，這座山就變成了蘇聯軍隊的堅不可破的堡壘。紅旗是一羣英雄插在山上的，它驕傲地繼續飄揚著。

在張鼓峯山腳下，蘇聯的一些最優秀的男兒曾在那塊土地上流了鮮血，在哈桑湖平靜的湖水上響著一曲勝利之歌：

驚惶的敵軍馬仰人翻，
越過邊境急忙逃跑，
在張鼓峯的山頂上，
驕傲地飄揚著我們的紅旗。

戰歌的歌詞冷酷地警告了日本武士：

環顧全世界
沒有一種勢力能夠
用壓迫的奴役磨難我們。
斯大林同志和我們在一起。

伏羅希洛夫以堅強的鐵手，

將領導我們走向勝利。

繞著哈桑湖的沼地裏生長著百合花。紅軍戰士拿這種百合花做成花毬贈給歌舞團團員，他們認為這些最樸素的禮物比甚麼花都要寶貴。

紅軍戰士們請歌舞團團員告訴斯大林同志——日本武士將不再有機會聞到哈孫湖的百合花的香氣。

* * *

沒有一個部隊歌舞團沒有去過。在烏克蘭繁茂的大草原上和中亞細亞的沙漠裏，高加索的山地裏，西伯利亞的森林地帶和北極圈都能聽到那象徵著紅軍的勝利，紅軍的英雄事業和鬥爭的歌舞團的歌曲。

歌舞團走遍全蘇聯的旅行，廣達二十四萬八千哩。

歌舞團不僅在音樂廳或戲院裏登場，他們的舞臺常常是一輛平車，或者軍艦的甲板，或者運動場。

歌舞團的觀眾數目不一，在遙遠的屯營所，觀眾只有幾十個國境守衛隊，運動場上卻有好幾萬。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歌舞團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蘇聯政府通過了如下的決議：

為表示尊重以伏龍芝(M. F. Frunze)命名的中央紅軍之家的紅軍歌舞團在紅軍戰士和指揮員、工人和集體農民中的文化工作的卓越功績——

一、授與M·F·伏龍芝中央紅軍之家的紅軍歌舞團紅星勳章的榮譽革命紅旗一面。

二、今後M·F·伏龍芝中央紅軍之家的紅軍歌舞團改稱為蘇聯紅旗紅軍歌舞團。

同一決議還授與歌舞團的藝術指導和領導者，阿歷山大羅夫教授和歌舞團的一些傑出的團員以功勳獎章。

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在發給紅軍的命令上這樣寫道：

“在歌舞團的影響之下，陸軍和海軍中已有許多同樣的歌舞團成立，協助戰士和指揮員培植紅軍的音樂文化，並為紅軍業餘藝術活動的發展而致力。”

* * *

一九三七年歌舞團到了巴黎。

在出國旅行之前，紅軍歌舞團在克里姆林宮的政府招待會上開了一次音樂會，那是為了慶賀格羅摩夫 (Gromov)，猶馬謝夫 (Yumashev) 和達尼林 (Danilin) 駕駛光榮的飛機越過北極圈飛到美國去，將蘇聯人民友愛的問候的音信帶給了偉大的美國人民。

幾天之後歌舞團便在波羅的海上開了一次音樂會，演奏者和觀眾都在斯摩爾尼號的甲板上，這隻船載著他們到巴黎去。

觀眾由船上的水手集合而成——一共四十五人，欣賞一百七十五個演奏者的唱歌和舞蹈。



紅軍歌舞團的指導者與指揮 A·阿歷山大羅夫教授